



窮理致知

對敵的知友——羊祜與陸抗

● 施寬文*

《詩經·小雅·伐木》：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相彼鳥矣，猶求友聲。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？」同類相呼，同氣相求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既託身紅塵，又焉能無友？而俗云「人生得一知己，可以死而無憾」，又云：「自古相交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！」友朋易得，知友難覓，古今同慨，此所以伯牙、鍾子期「高山流水」之相契相知，流芳百代，而令後人心嚮往之。

中國歷史悠長，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友誼故事成為「成語」而流傳，除了「高山流水」之外，又如羊角哀與左伯桃的「羊左之誼」、管仲與鮑叔牙的「管鮑之交」，以及羊祜與陸抗的「羊陸之交」，等等。這些彼此性情、德性相契的知友，政治立場、國家認同卻不必相同，例如管仲輔佐公子糾，而公子糾則是鮑叔牙所輔佐的齊桓公小白之政敵；至於羊祜與陸抗，前者是晉朝貴臣，後者則是東吳大將，彼此效忠不同的國家，卻成就一段可做為後世政客榜樣的「君子之交」的佳話，尤令人賞慨！

羊祜，漢末大儒蔡邕外孫，其女兄羊徽瑜乃晉景帝（追尊）司馬師之妻景獻皇后，時人曾比之為顏回；陸抗，東吳士族名將陸遜之子、孫策外孫，其父曾在三國時期著名的「夷陵之戰」中大敗劉備；二人可謂皆出身名門。晉武帝泰始八年（272）十二月，羊祜守襄陽，陸抗鎮荊州，兩人分屬晉、吳前線司令官。雖云「兵者，詭道也」、

* 施寬文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

「兵以詐立」(《孫子兵法》〈始計〉、〈軍爭〉)，而據《晉書》卷三十四本傳所載，羊祜在與陸抗對峙期間，在軍事行動上「不為掩襲之計」，有作戰計畫必先告知對方而後交戰，其麾下曾欲進獻詭計，也遭其以醇酒灌醉而不得言。羊祜此舉或因本年十一月的「西陵之役」，晉軍在救援東吳叛將步闡時被陸抗擊潰，因此在軍事能力上審己量彼，不願輕易啟釁。其守邊期間，史云：「軍行吳境，刈穀為糧，皆計所侵，送絹償之。每會眾江、沔遊獵，常止晉地，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，皆送還之。於是吳邊人皆悅服。」(《資治通鑑》卷 79)深得吳民之心。至於陸抗雖與羊祜對峙，卻常派使者相互通訊。最難能可貴的是彼此深諳對方之人格修為，而坦誠相交，因此，對於陸抗所贈醇酒，羊祜飲之不疑；陸抗疾病而向羊祜求藥，羊祜付與成藥，陸抗也直接服用，部下勸其當心有毒，陸抗則答以「豈有酖人羊叔子哉！」深知羊祜人格之磊落。雙方雖然軍事相持，卻和諧共處。

古語有謂「大夫無私交」，因此時人曾譏二人「失臣節」，而東晉史學家習鑿齒則有長文為之辨說，以明「羊陸之交」固為賢人君子之行¹。其文從「理勝」、「信順」談人心之所嚮，略而言之，以為取勝之道並非僅憑威力、欺詐，羊祜在邊境的種種善舉，其用心所在固非為一己之聲名，而是在為晉國懷柔吳國民心。晉是大國，而吳有長江天險，雙方原本勢侔而力均，但晉滅蜀後日益強大，而吳國的統治者則是昏暴的孫皓。陸抗面對百姓心懷敵人的德義，而且有怨棄吳主的心思，深知吳國遇敵從未如此之艱險，因此努力鎮定民心、安和內外，對於羊祜的德義，也待之以德義，讓晉人同感吳國之善意，其用心也絕非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吳國。要擊敗敵人不必然要用武力，要保全國家也不全靠城池堅固，兩人都憑藉著信義、真誠的心，而感動對方的人民。所以，羊、陸之真誠相待，不貪爵賞而彼此相攻、殘民以逞，因為這在當時是最好

¹ 全文見《漢晉春秋輯本》頁 36—37。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6年)，冊 112。



的守境安民之良方，二人固是「拯世垂範」的「賢人君子」，而非懷挾算計之心以危人害國的「小人」。

「羊陸之交」所成就的友誼佳話，在唐朝與吐蕃之邊將崔希逸、乞力徐的交往中，幾乎重現，可惜結局卻大不相同。

崔希逸與乞力徐各自領軍守界安邊，互有往來，故而崔氏在雙方熟稔後，建議各自撤退守邊的戍衛部隊，以免「妨民耕牧」；乞力徐則以為崔氏為人「忠厚，言必不欺。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，萬一有姦人交鬪其間，掩吾無備，悔之何及！」（《資治通鑑》卷 214）卻在崔希逸一再的要求下，兩人殺白犬以盟誓，各自撤去守備，吐蕃因此畜牧滿野。只是，如同習鑿齒所說：「協數以相危，小人之近事」，官場中總有不顧國家利害，而貪一己功利以行險僥倖者。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（737）二月，崔希逸遣其佐吏孫誨入朝奏事，孫氏欲求功勞，上奏吐蕃在邊境無所防備，襲擊之必獲大勝，玄宗因此派遣趙惠琮與孫氏同赴邊境審查事宜。趙惠琮乃詐稱詔書指示，命令崔希逸出兵襲擊。崔氏不得已出兵，大破吐蕃，乞力徐狼狽脫逃，而趙惠琮、孫誨回朝皆受厚賞，結果則是原本和諧的兩國關係破裂，吐蕃從此斷絕朝貢。至於崔希逸，「自念失信於吐蕃，內懷愧恨」，在次年的開元二十六年（738）五月即病逝。

崔希逸與乞力徐的友誼故事，善始而凶終，其結果之所以異於「羊陸之交」，除了兩人的身分和政治背景不如羊祜與陸抗之外，也在於「小人」為求一己功賞，不恤民命而煽動戰爭。此外，陸抗卒於晉武帝泰始十年（274）七月，羊祜則卒於晉武帝咸寧四年十一月（278）；次年（279）十一月，晉朝大舉出兵伐吳，而於太康元年（280）滅亡孫吳，完成晉朝的統一。陸抗四十八歲去世，羊祜五十七歲逝世，皆未能盡其天年，卻也因此而未血染征袍，相互廝殺於戰場，則又何嘗不是上蒼成全兩人交誼的美好安排？



